

折疑論卷第二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茲七

喻舉第四

此篇因言佛經繁而不
要以此取譬故曰喻舉

客曰至寶光而不華

至極之寶有光澤而無虛華之色

藝

至辭慤而不飾

慤音却至理之言辭誠慤善而無假粧飾也

言約而至者麗

言簡約而至極者美麗也

事寡而達者明

事雖寡少而理通達者分明

故珠玉少而貴

結上文意以珠玉喻儒書故少而貴

瓦礫多而賤

亦結上文意以碎瓦小石喻之佛經多而

賤矣

聖人

即孔子也

製六經不過五十萬言

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此六經不過五十萬字

今見佛經卷以萬記言以億數自非一人力所能堪蓋繁而不要也

言佛經萬卷之廣億數之多不是一人用力可觀覽者蓋系冗而不簡要也

妙明曰孟子云

孟子書云

江海異於行潦深廣也

行潦者雨水聚於道路無源水也江海之

水至深至廣比行潦而殊異也

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

丘者土之聚也陵者大阜乃高土阜也泰山東嶽也至高至大比於丘陵故有差別若大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

堯

二

結上文意孺子說文乳子也若江之遠深海之廣闊而不異於行潦則食乳之子亦云洗江也

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陵其巔

上一陵字丘陵也下一陵字侮也結上文

意謂大一之高大而不異別而高過於丘陵者跛羊亦侮戲於巔頂也

摩天之翼不居藿葦之莖

藿胡官反摩天之翼者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長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閃翅則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有身藿葦者細葦也若大鵬摩天之翼豈於細葦之上而居之哉

永樂北藏

折疑論

吞舟之魚不處溪塘之水

莊子鯢魚大不知幾千里也若此之魚何難吞舟也既是其大豈隱處於淺溪小塘之水

剖蚌蛤之腹求明月之珠

茲七

三

禮記月令篇雀入大水爲蛤即蚌蛤也明月珠者夜明珠也唯龍領下有之照夜如晝若剖破蚌蛤之肚腹求取明月之珠未之有也探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

第一八八冊

枳者止周禮曰橘逾淮北而爲枳亦藥名
棘者棘針也如枳棘上之鳥巢欲採取鷺
鳳之卵者不亦難者乎
必難獲者何也

此結上引下之語

蓋小不容於大而大不處乎小也

結上文意蓋大物不居於狹小其狹小亦
不能容於大也

故萬斛之鼎不可滿以盃水

盛五斗曰斛鼎者兩耳三足言盛萬斛之

鼎豈可一鉢盃之水而能滿之

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流泉

三十斤爲一鈞鍾樂器也如三十斤鍾欲
容納於長流之水者無是可也

合抱之木豈適用以茅茨

二人相圍曰合抱茅茨茅草也適相從之
義謂合抱之大木豈相從適於茅茨而同
用之也

尋尺之棘安能負於廣廈

六尺曰尋棘荆棘也廣廈大屋也言六尺

之棘安能負荷廣大屋也

故器有寬隘

器器皿也結上文斛鼎鍾孟也

量有巨細

亦結上文斛鼎鍾孟各有大小之量也

藝

四

材有勝劣

亦結上文合抱之木於茅茨尋尺之棘及

廣廈故各有勝大劣小而不同也

物有輕重

總結上文意物之重者鼎木厦也物之輕

者鍾孟茨棘也

德有厚薄

已上數事喻聖之德也厚喻大乘薄喻小

乘

道有淺深

大聖之道故深小聖之道故淺

法有權實

權爲暫設實爲真準

機有大小

權實之教各有大小之機

所處之分未有乖也

乖差於理也復結上文意意寬隘勝劣輕重厚薄淺深權實大小等量各處之分而不可乖違也

且佛之經也

慈

先以譬喻然後形容經之大義

五

前說億劫之事

如經云過去千萬億劫之事也

後道萬世之要

道言也後言萬世之要妙

至於五始未萌之前

列子天瑞篇曰原天地未判之初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五始混沌而未發萌時也

二儀肇形之際

肇始也易曰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天地也謂始分之際時

其遠不可推

佛之所言久遠劫數不可推窮也其事不可紀

空劫已前之事迹亦不可以紀記也
其微不可握

老子云搏之不得曰微故曰不可握也
其纖不可入

其纖細微妙不可窮入也

佛悉彌綸於廣大之外

悉盡也彌徧也綸理也結上文五始二儀
不可推不可紀不可記不可握不可入其
數事唯佛盡徧理於天地之外
剖析其窈渺之內

永樂北藏

折疑論

剖析者分破也結上文意唯佛能剖破分
析於窈渺幽微之內

以至高天無極之上

上至非非想天

厚地無極之下

下至金輪水際

莫不示諸斯乎如指其掌也

示垂也諸於也斯此也總結上文意佛之
妙用廣大之外窈渺之內高天之上厚地
之下凡有事理無不盡知故謂垂示於此

第一八八冊

理如指其手掌中之物也

所明既博文奚爲繁

結前萬計億數之言佛既明廣大無窮之事其經文又何爲繁也哉

此卷萬言億亦未足爲多

重標客言卷萬億言亦未足爲多也

何不要之有耶

如上所明之事何謂不簡要之有也耶

豈特以一人力所堪能然後以爲得矣

焉豈用一人之力堪能爲然後稱爲簡

要所得者矣

譬如渴人飲海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復結上文意卷萬億數之義譬如極渴之人飲大海之水飽足則止然後焉得知其餘廣大者哉

藝

宗師第五

此篇言古今帝主賢士皆所宗師之故曰宗師

客曰予之所說佛道崇虛至尊至大二帝三

王曷不脩之

既爲佛之崇高清虛至尊貴而廣大二帝堯舜也三王夏商周也何不脩佛之道

孔子老聃何不傳之

夫子老子何不傳佛之道

六經不載其辭

儒教書中不見載佛之言辭

諸子不書其說

儒門諸子等籍亦不見書經所說

且先賢古哲未聞行其道者而子獨好於異耶

結上文古之聖哲先賢等經諸子等書皆無所宗佛者唯子獨好異端之教也耶

妙明曰子執之固也

子偏執之固蔽者也

書不必孔丘之言合義者從

丘孔子名然孔聖之書理微言極有所未達者亦不可定用但以合義者亦皆從順

者也

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

名醫傳扁鵲古之善醫者曾療虢太子逆鬼亦不必定用但能痊愈其病者亦良善也

萬善殊途而同歸

然萬善爲者不同一路其善則一也
百慮一致而爲善

百般思慮至唯爲一善也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

聖

尚書云爲善故不一端而無不可之善洎
有所成則同名歸於善治也

君子集衆善而輔其身

君子者成德之士也凡君子之所作爲惟
集積衆善而以輔助於其身也

而以何常師有耶

論語魏公孫朝即魏大夫問於子貢曰仲
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也耶

昔者虞舜師務成唐堯師尹壽

予按老子列仙傳化規實跡帝堯之時爲
務成帝舜之時爲尹壽恐彼時人言急切
而誤也又恐集書人夢於事林類要道教

洪續內明之也

漢文禮何上

漢文帝禮何上公而求道德二篇也

黃帝拜廣成

黃帝於崆峒山拜求治身之道於廣成子

堯

九

武丁納誨傳岩

說音悅付岩即付說也武丁即湯高宗尚

書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其德也

太甲投誠伊尹

尚書太甲乃湯君至昏者也湯祖三聘伊

尹爲相後以阿衡之任放逐太甲於桐宮
帝悔過修德既成後立號太宗也

文王尊呂望

史記文王爲西伯時一日夢飛熊之兆卜
之於渭水之陽將太德焉天與汝師以之

佐昌昌齋三日渭水果得呂望勞而問
乃載以飯立爲太公望

仲尼學老聃

家語適周篇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伯
子將行與南宮敬叔曰吾師老聃博古知

今者也

豈但見載於六經然後以從其學也

此標客言以結上文意如上諸聖皆有其

師豈直待載於六經然後從而爲學也

佛既生周昭

前住見

法化未來此土暨漢明帝

永平十年聲教漸始流入中區

史記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四月八日夜夢

金人長丈六放大光明次日問群臣丞相

韓憲奏曰此西方聖人也周朝備云千年

之後教來此土帝悅遣蔡愔等一十八人

齋勅西國尋訪聖典至流沙遇摩騰竺法

蘭白馬馱經相永平十年十月到於洛陽

帝大悅重賞譯經於時方流入中國

且二帝三王

註見在前

時殊代異隔而不脩

二帝三王與佛時世不同遠隔邦域故不

脩佛道也

華

十

仲尼百陽審無受器知而不傳

仲尼夫子也百陽老子也孔老二聖審無

受道之器而無可傳者故知而不傳也

諸子未達豈敢言也

周秦之時佛法未來諸子豈敢妄傳

天如是奚二帝三王孔子老聃傳習記載之有耶

結上文意夫如是則何爲二帝三王孔子老子兼其習學門人記述載事之有也耶

歟後白馬經來

厥者其也經來註見在前

赤烏僧至

三寶錄云三國志吳王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僧會至顯大神異王禮事之

永樂北藏

折疑論

蘭騰道揚於明帝

三寶錄云漢明帝摩騰竺法蘭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楮善信等上表滅佛帝命二教於白馬寺以二教經置二臺同時舉火道教皆毀唯佛典獨存於時君臣愕然愈

堊

土

加崇奉

僧會德被於孫權

三國志孫權吳王也時康僧既至廣陳如來之玄妙王求舍利立壇祈三七乃至王試真瀉火焚砧鎚俱無所損王遂建浮圖

第一八八冊

隋文稽顙曇延

稽遲也。曇延，隋史高僧傳。曇延法師中條山西宮寺僧。隋文帝同輦，輿帝以師禮之，拜封爲國師。

梁武投誠寶誌

梁史僧寶誌，即公誌也。梁武帝投禮爲師。

李唐傾心玄奘

慈恩傳。唐太宗貞觀年間，法師西天求教，回親迎於儀鳳殿，對言西域勝境，奉紹於洪福寺。譯經帝及公卿國戚皆傾心禮也。

姚秦拜首羅什

釋氏通鑑。姚秦即姚興也。都長安，因討鳩慈得羅什於終南山，賜立逍遙園，翻譯衆經，乃以香花敬禮侍之。合國王臣事禮也。符堅禮敬道安。

五代史僧寶傳。符堅尅襄陽，得道安法師同輦載，皈爲師禮之恩，屋甚厚。

齊主師崇上統

齊史僧寶傳云：齊世祖武成帝大寧三年，受上統法師朝中大臣無不敬禮，勅報德。

寺請師居之

裴相了心於黃蘗

傳燈裴相諱休字公美京兆人出刺

瑞使州

諸高安寺因問黃蘗壁間畫者何也蘗曰高僧真儀休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蘗高

慈

上

聲云裴公公諾在甚麼處休即有悟

昌黎求法於大顛

釋氏通鑑云昌黎即韓愈字退之官拜爲刑部侍郎唐憲宗于鳳府護國寺即今法門寺迎佛骨於內宮供養愈上表謗佛帝

永樂北藏

折疑論

欲誅之裴度等諫貶於潮州聞大顛親詣求法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乞師指示良久愈罔措侍者三平搞禪床一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愈云師門風高峻於侍者處得箇入路

李翱道問藥山

傳燈云李翱字習之唐賢臣出守豐州聞藥山惟儼禪師道風一日謁見師不顧公曰見面不如聞名便退師云尚書何得貴耳而賤目公遂拜而問曰如何是道山以

第一八八冊

手指淨瓶曰會麼公曰不會山曰雲在青
天水在瓶公於言下有省

山谷禪叅佛印

傳燈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宋哲宗
元祐間丁憂在家嘗詰黃龍山晦安禪師

茲七

十三

處一日舉孔子謂弟子曰吾弟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什晦安不然其說
公怒愀然時當暑退問公聞木樨花香乎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頓然領悟

晉主虔恭慧遠

晉史釋鑑晉孝武帝大元年間聞遠公法
師道風帝幸于山修東林寺以師禮之

宋文致敬求那

釋鑑五代時宋文帝元嘉年間帝見求那

般摩法師云弟子常欲齋戒不遂望師教
之師曰帝王與匹夫修之各異匹夫身賤
名劣帝王乃四海爲家與萬民爲王不殺
之德亦爲重矣帝曰師言真爲開悟人心
明達物理帝深敬仰

蕭衍詣寺捨身

史記衍即梁武帝名三入金田捨身群臣以百萬金珠贖帝歸朝

丹霞迴途選佛

傳燈丹霞唐文宗時人因儒長安應舉遇

僧曰選官何如選佛霞詣江西馬祖既至云緣在石頭既至命執爨後三年披剃大了祖意矣此言丹霞爲儒終皈釋門後果成道矣

而子復云未聞行其道者何蔽也哉

永樂北藏

折疑論

蔽障也自堯舜至漢唐宋以來聖君賢臣高士明儒行此道者畧舉以曉之子何不聞而自障蔽也

自古賢哲莫不匿跡佛書棲心祖道豈予獨好於異乎

聖

西

至古自今賢能聖哲無不匿踪跡於佛之經書潛栖心意於祖道豈今我之獨好異端者乎

通相第六

此篇通明佛之妙相故曰通相

客曰子言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計見何在前

第一八八冊

異人之甚耶

客擬第二篇中之事故重徵疑

殆富子之說非實之然乎

殆將也客言子將豐富汝教之言以荅者
不是誠實之然者乎

妙明曰不然

不然其說

昔者伏羲蛇身

伏羲外傳曰伏羲生而蛇身有鱗甲

神農牛首

神農外傳曰神農頭生兩角如牛

堯眉八彩

堯外傳曰淮南子曰堯王眉有八般彩色

舜目重瞳

舜外傳曰淮南子云舜王兩眼有重瞳

堯

十五

文王四乳

文王外傳曰周文王育生四乳

周公背僂

周公外傳曰周公背隆起者腰病也

皋陶馬喙

臯陶外傳曰陶音姚喙許穢切舜賢臣也
口似馬喙

夏禹王虎鼻

夏禹外傳曰夏禹王其鼻如虎
而仲尼天賦淑德

孔子外傳曰仲尼孔子表字乃天命淑善
之賢全德者聖德也

其眉如堯彩八其目如舜形其背如禹開老子
宿蘊異質生而皓首

老子外傳曰老子宿世蘊積惟異形質生

永樂北藏

折疑論

而白髮
老而童顏

曰髮似老童子顏容

耳漫而大聃而無輪

耳漫長大而無輪而謚曰聃

此皆異人之狀何獨異佛之問耶

如上所引歷代聖賢皆有異常之相狀何

獨疑佛之異相爲問也耶

是以聖人具非常之狀而有非常之德

觀夫聖賢具非常人之相狀亦有非常人

第一八八冊

之德行也

豈直與天下匹夫匹婦之爲類也

馬豈特直與普天之下匹之愚夫一匹之愚婦常流俗輩同類而爲例也

而子所問可謂局矣

聖

夫

如子之所問可爲偏執局量者矣

論孝第七

此篇全言爲孝故曰論孝

客曰孝經以四事不毀爲德之本

四事者身體髮膚也人之一身四體毛髮及其皮膚皆是父母所生不敢毀傷者言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爲德之本也

論語以三事無違爲孝之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問孝於夫子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也樊遲

夫子弟子御其車夫子恐懿子未達故謂

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生事葬祀

乃事親始終具矣是以爲孝之先也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故者指義之辭後効啓開也曾子疾之

臨終使弟子開其衾被也而視之於手足
門人曰何謂也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
當全而歸之

以其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
衾而視之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可

華

士

謂孝矣

文出禮記

今之沙門

梵語沙門此云勤息

剃除鬚髮不守全軀何違聖之不孝耶

此復伸上章孝經四事不毀論語三事無
違之言

妙明曰不然

不然此理也

昔者泰伯被髮文身可謂毀傷矣而仲尼稱
其至德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讓不嗣位剪髮文身
之於吳其弟仲雍次曰季歷生文王泰伯
文王伯父也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而以讓民無德而稱焉其

剪髮文身孔子何不責其不孝以稱其至德

豫讓漆身

史記豫讓晉人先事范中行氏後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讓欲報仇漆身為癩吞炭

為啞五殺不中後仗劍而死矣

荆軻義死

刺客傳荆軻齊人之燕燕太子丹使軻入秦為刺客不中遂死於秦

介子焚軀

介子曰晉文公既即位子推無爵遂亡去之綿山文公召不出以火烈山林擬逼而出子推守節伏火而死矣

夷齊自餓註見在前毀之至也而六經子史未聞譏其不孝

終

大

以秦伯豫讓荆軻子推夷齊等皆自毀其身而日觀六經子史未間見責其不孝反以至德而稱者何也

孝之言順也

從順父母之正令為言孝順也

善事父母之爲孝

惟善能事奉父母之爲孝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

天地未判混沌乃一元氣未分之前孝道之理已在其中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

既分天地之後其孝塞乎於天地之間縱橫於四海之內

罔不至夫醇醇之孝

罔無也醇醇厚也人生天地間無有不至

於醇醇醇厚之孝也

明乎無始

故孝道發萌於今時之際

親親之道涉乎有爲

上一親字是尊愛之義下一親字指父母

也

九

言故尊親之道而涉乎於有作爲也

古者包犧氏之時以無爲之道化利天下

史記包犧氏即伏羲也謂上古三皇之時用無爲無作化道於天下也

而民質朴

上古之人質朴敦厚

不知有出告反面之道冬溫夏清之儀

告音孤申上文禮記云出必告註以知去
處也反必面註回家見於親不敢使親之
有望也冬則令暖父母之枕蓆夏則扇清

枕蓆之以涼上古之時皆無此儀

豈能全三事之無違四體之不毀者乎

結上文泰伯豫讓荆軻子推夷齊等皆載
史書以賢聖之德而稱何曾由守二事四
體之稱贊也耶

而先聖後聖無處言時民之弗孝也

復結上文意先聖後聖指上古中古而言

謂六經諸史並不見定言時民之不孝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註見在前

德者福慧仁慈之

謂也

德者得也謂得乎光明正大純一之稱福

者安享顯榮百順之義慧者性通理解曉

達之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慈者柔善寬

容於物謂者言說之辭

又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論語有子所言善事父母之謂孝善事兄
長之謂弟爲仁者猶言行行也歟謙辭退
疑不敢質言也

仁者愛人利物之稱

註見上文

又仁者忍也好生

惡殺善惡含忍謂之曰仁

堯

子

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又好
生惡殺之謂仁好生者好愛於其生物也
惡殺者嫌惡也見殺則不忍於其殺物也
含忍爲仁者蓋仁心積久而廣大一切善
惡則不能動其心是謂含忍也此深明爲

仁之理也

如數罟不入於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孟子數音促罟音古污音烏數密也罟網
也空鳥爪切罟下之地水聚也罟者網古
必用四十之目魚不滿天市之不得鵲草

木零落然後斧斤方許入山林

非其時伐一木非孝也非其時殺一獸非孝
也

禮記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夫
子曰斷音短斷一木殺一獸不以時非孝

也故君子廣仁愛之心於草木禽獸尚不
忍害何況於人乎

是以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孟子曰齊宣王豐鍾以羊易牛二者得其

意

主

兩全無害以爲仁之稱也聲謂將死而哀
鳴也蓋人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
禮而不忍之心不可施於見聞

至於孔鈞不綱

論語綱網之大繩屬音獨綱絕流而魚者

是也孔子少貧賤爲養牲與祭或不得而
已鈞也

殷湯改祝

史記商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喜註嘻嘆辭盡之矣

去其三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其禽
獸也

雖皆形於含忍而猶未及大慈普覆於生靈
也

謂子然鈞而不綱殷湯改祝孟子見生聞

聲皆有含忍尚猶未及吾佛之大慈普覆護一切生靈也

而我竺乾大聖人

乾天也西天有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國大聖人者佛也

其仁慈含忍特越常倫

仁慈含忍註見上文特異也越過也常尋常也倫即倫類也此言佛之仁慈含忍其異超越尋常之倫類者也

以四方六合之中

東西南北曰四方兼之上下曰六合

八紘九圍之內

八紘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蠻蠻即緣連也八蠻之外有八紘八紘者四方四維也文選註云紘者綱也紀也爲天下方位

藝

主

之綱紀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聲西南方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東北方之紘曰方土九圍者乃禹分九州即冀兗清徐揚荊豫梁雍也

飛空走陸

飛空者飛鳥也走陸者走獸也

具識含情

六道四生之中皆有情識

鱗甲羽毛

鱗甲龍魚及蛇類也羽者禽鳥也毛者走

獸之類也

血氣之品

但是大小有情識者皆屬血氣品類

悉以等慈戒而不殺

結上文一切有情盡皆等慈戒而不殺

故梵網經云

即佛之戒經也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佛觀一切男女即作父母之想

華

三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

佛意生生世世皆從父母所生故觀一切

男女如父母是也

故六道衆生皆是父母

六道者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傍生凡六

道中男女等恐有先世之父母皆作父母之想也

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即殺我父母者謂殺多劫已來所生我之父母或有宿報而墮於此類若今殺而食之

者恐然也亦殺我故身者或殺我前生曾墮此類今若殺者亦如殺我故身也

出家人戒律有明文不殺生草而况於有情乎

律中云昔有比丘被賊劫奪衣物悉盡賊

知佛子愛護生草守戒不殺恐後還將比丘繫於草上其僧竟日不敢動移後遇其人釋而去之生草尚爾何况於有情者乎以是論之則羸細之行顯然羸行者孟子等言也細行者如來之行也

而權實之道彰矣

權實之意註見在前

夫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禮記內訓曾子曰養親以養志爲先樂其心

謂順適其心故樂而無憂也志則心之發
動有所欲矣故又當先以意誠使無違逆
也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也菜色以溫所
以樂其目也

安其寢處

茲七

禮記昏定所以安其寢也晨省所以安其
處也

主四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終身

禮記謂孝子終身之終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禮記謂自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禮記父母所當愛之犬馬猶不敢輕賤之
况父母所愛之人乎

公明儀

曾子弟子

問於曾子曰夫子

即稱曾子

可謂孝矣

禮記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

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曾子聞公明儀所言夫子可以爲孝乎故
曾子未敢承當爲孝之道是重言所問曰
是何言歟也

堯

孟

夫先

先音線先之義

意承志

行在父母意前承謂承順父母之志也
示父母於道

禮記本文字今作示自以聖人之道開示
父母令履而行之也

可謂孝矣

以聖人之道指示父母行之則可謂孝矣
參直養者也焉得爲孝乎

參曾子名曾子自稱其名參直養事者夫
孝者尊親嚴父配天也焉敢稱於孝乎
而我沙門示父母以福善

垂示父母以福善乃成德之所基
使行之而不輟

不輟謂行而不止者也

漸除生死永息輪迴

漸除去生死之因永息輪迴之苦

絕恩愛河竭煩惱海

漸除攀緣恩愛柰河枯竭無明煩惱苦海

脫形軀於假聚得果報之真實

脫離幻化身形體軀虛假血氣之聚得其
無上善果真淨實際之位

豈小補哉

如上脫離假聚了達真實焉豈稱為小補

哉

且父母有非行而子能爭之使不陷於不義
猶得為孝

孝經云父母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
謂此也而猶得稱為孝焉

慈

美

奚况脫離於惡道獲證於善果而已矣

結上文意使父母不陷於不義猶稱為孝
也又何况化父母為善脫離於惡道得證
善果而已哉矣哉矣

今我沙門剃髮剪鬚絕名棄利

剃除鬚髮者謂捨世間之形而絕虛名絕
薄利也

遠榮辱去浮華

有榮必有辱故遠於榮辱去除世間虛偽
之浮華也

道慕無爲心遊物外

修慕無作無爲自然之道心優遊於萬物
之表也

方焚身自害者亦以遠矣

方止也若沙門剃除鬚髮而爲不孝若比

之介子推豫讓荆軻秦伯夷齊等焚身自
害者遠之遠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論語子張所謂士者見危致命者能於當
死而必死

莊七

三七

言義死者

忘身取義者也

不愛其身

既忘身取義者故不愛戀其身

是以君子之道事不必果

君子所行之道凡事亦不以必定妙果也
唯義所在

唯獨取義之所在也

苟拘小道而弃大德則賢者之所不爲也

若苟且拘執於小人之道而反弃遺於大

德者子故賢人君乎未肯作爲也

昔商王受

尚書受紂王名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

無道凶殘暴慢酷害

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由不行乎仁政曰

無道也暴惡傷害曰凶殘猛驟傲怠曰暴
慢苛法濫刑曰酷害

剗剔孕婦

剗音枯剗比干妻以視其胎

焚炙忠良

不擇賢士忠良以火焚而炭炙

行炮烙之刑

銅柱以膏塗之下加炭火使有罪者緣而

紂與妲姬以爲大樂是謂炮烙之刑

斲朝涉之脛

斲音斲冬月晨朝觀涉過水者憚寒者謂脛骨髓不滿斲折而看驗也

酒盈池肉盈林

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形相逐於其間

斲

天

內荒其色

宮中立九市寵姐姬荒亂媼色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也

外廢其政

廢壞也政正也以正理立典常法則曰正

也由內荒色欲而外廢壞其國政也極人間之富貴

極盡人間富貴欲樂者也

恣身外之驕奢

恣縱身外越分驕怠之奢侈

微子佯狂而去之

微子紂庶兄也因紂無道數諫不從則佯狂而去之

箕子爲之奴

箕子紂之伯父殷帝乙之子諫而不聽被

髮作狂而爲奴

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剗腹而死

比干紂叔父也以直言諫紂紂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乃剖腹觀心而死

此亦不守全軀何不孝之可責耶

堯

若比干等被髮剖腹亦爲不守全軀者何

堯

不謂責不孝也耶

而孔子稱之以仁

夫子皆稱之仁人也

豈直以全一身之鬚髮然後稱之爲孝者乎

結上文意豈直用全一身鬚髮而後稱許
爲孝者乎

是以聖人因事而立制理無常守

自古聖人因其事而設立制度其理雖設
而固無常守者也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成德之士不着於器量也

言器者各周其用

如車不可爲舡舟不可爲車也

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特非一材一藝而已君子所以不器者無不施爲也語云致遠恐泥

論語子夏謂泥者不通也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塞泥也

此聖人之所病也

病患也因此聖人憂患泥事不通也

猶孟孫等四人問孝詞同而答異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

之孝者是爲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此謂問孝之言詞皆同故夫子所答而有別異

茲七

三

蓋以隨其器而授其道也

結上文意論語孟懿子即告衆人者語孟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語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語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器之高下於其所失而告

之有不同由是隨其器而授之其道也

又奚得以體而可局哉

結上文意三教聖人然各立門風其當行不同由是之道隨人根器而授之又何得用一體而可局量也哉

是以智士仁人不封着於名句也

智慧達士德行仁人不定封執着於名相語句以偏枯局量爲例也

若子之問誠爲近矣

若子之所問誠實爲淺近而矣

拒毀第八

此篇因有所疑以抵拒之故曰拒毀

客曰延福莫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

莫無也欲延長於福者無能超過繼續於後嗣欲莫不稱爲不孝者無過不絕於後嗣也

延

三

美玩莫過於珠玉麗飾莫過於幣帛

嘉美玩好者莫過於玕珠金玉美麗粧飾者莫過於幣段絹帛已上四句皆引喻之辭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父母生之莫大於續其後嗣

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此
人倫之道續後爲大

今見沙門棄妻子

爲僧者弃去妻子

捐貨財

弃捐貨殖家財

何違福孝之行遠資身之道耶

因何違逆福祐孝順之善行遠離資助其
身之大道耶

妙明曰子言過矣

言大過矣

夫妻子者身之餘

妻子爲身外之餘

貨財者道之餘

貨財爲道外之餘也

是以愛念情慾身之害也

是故用言妻子貨財偏愛妄念動情牽慾
無益有損故爲一身之患害也

澄鑑清淨道之妙也

澄鑑者明鏡也言心若清淨之明鏡實爲至道之玄妙也

且前有金玉後有兇虎人必捨而走不敢取之何也以其先命而後利也

兇音寺似牛一角身重千斤以虎爲食乃

慈

三

傷人之惡獸也且喻前面雖有金銀珠玉

其後或有兇虎故人必定棄捨而走不敢取前面金玉者何爲然也蓋先愛性命然後可以樂財利也

老子云身與貨孰多

欲厚其身必薄其利得與失孰病

欲去其病先忘其得

是故甚愛必大廢

愛之愈甚廢之愈大

多藏必厚亡

既藏所多必有厚亡之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殆危也可行可止則不危其身故曰知足不辱漢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則則益其過故曰知止不殆也
可以長久

達此數句之義可以保身命之長久

又曰罪莫大於可欲

可許可也欲貪欲也欲心既萌何時而足

堯

堯

唯得爲務若也許欲者其罪更無大於此
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貪不義之財而無厭足者禍患無過於此
者也

欲莫大於欲得

欲殃欲也子曰戒之在得得貪欲也貪欲
不止殃欲必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此復明上文知足不辱之意故知足之者

以不足爲足則常足矣

又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滿堂非貪愛而能得古德云貪財莫
若不貪財只爲貪財天降災貪得財來人
不在何如人在不貪財而然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驕矜肆也咎殃也凡居富貴之位不守其分而馳騁富貴驕傲者乃自遺弃其位而反招殃咎也已上數章皆出老子書子獨不聞乎

謂子豈獨不聞言乎

且性命之於人重於泰山

天地之間萬物之類最貴重者人之性命也故以泰山喻之也
妻財之於人輕於秋毫

毫毛也唯秋毫極微極細妻財非不貴也有我則當用我既已亡其妻財非我所有故喻秋毫之輕也

其澄鑑清淨愛念情慾亦以類矣

結上文意以其澄鑑清淨則愛念情慾亦

聖

言

以同一類矣

是以聖人

指上古聖人及三教聖人而言

急其所大而緩其所小先其所重而後其所輕

急其所大者澄鑑清淨也緩其所小者愛
念情慾也先其所重者性命也重其性命
若泰山後其所輕者妻財也故輕其妻財
若秋毫是也

誰有智者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

利乎

趣向也言誰既爲有智之士豈能損其所
厚之生命而反趣向於其所薄之微利者
乎

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者不孝也

孟子所言五不孝者此第三也謂貪好貨
財而私愛妻子不顧父母非孝子也

而我沙門棄妻捐財於是道也可謂符合矣
奚反以不孝而見責也

夫今沙門弃妻捐財而修其道者正合孟

子

子

子之言而反見爲不孝之責也耶

夫學佛者

夫欲學佛道耶

了世道之浮脆明時事臧否

臧善也否惡也虛僞不實謂之脆謂學佛

者先了世道不實不堅之事然後而明察乎當時事務善惡之理也

崇德履道

誠信崇德履踐聖道

去慝立身

去上聲除也慝惡也若去除惡而然後則可立身也

止暴慢以慈柔

禁止凶暴傲慢用行慈善柔和

制凶強以忍順

制服凶惡剛強而行柔忍和順

莫不使人御善慶以達無爲

莫無也御進也結上文數句若依此而行之則無非使人進善慶而通達無爲自然之道也

憑福孝以超有漏

憑依託也超越也漏滲漏也重舉上文意所行則依之以福德託之以孝道必能超越至無滲漏之果位也

近光祖祚

近則先顯於祖宗尤稱者也

遠歷菩提

歷近造也造猶到也遠則造近於菩提也其福孝之大無逾此也

逾越也凡爲福孝之大端無能逾越先顯

肇

祖祢造歷菩提之爲極致者也

三美

夫何感哉

如上所言夫何感也哉

在昔夷齊不嗣巢許無後

此兩句總結上文意夷齊餓死於首陽巢

許隱跡於箕岫皆無後嗣也

而仲尼稱其賢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許由亦然

未聞譏其非孝也

若夷齊許由未曾聞人譏毀爲不孝者也

今之沙門拋塵俗之纏縛尚物外之清虛

今之僧人拋棄塵世冤債之纏縛高尚於

萬物之外務清虛無爲之道也

趣不往不來之方

趣乎聲入也趣入不去不來真淨之大方
求無滅無生之理

以求無死無生之妙理也

方之夷齊巢許之道亦以遠矣

總結上文意若沙門所行之道比方於夷

聖

王

齊許由之道亦其高遠矣

夫如是豈違福孝之行也哉

夫如此所行之道豈何違背於福孝也哉

折疑論卷第二